



当网络直播间架设到了大学校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大学寝室成了直播间

“欢迎榜一大哥来到直播间”“家人们点点关注哈”“谢谢小哥哥送的粉丝灯牌”……1月8日21时50分,21岁的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吴雪上完选修课回到宿舍,并没有着急洗漱休息,她坐在书桌前,把手机搁在支架上,选定了一款美颜滤镜,开启了短视频直播。

尽管网友观看量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但她并不在意,对着镜头侃侃而谈,聊当天的生活和学校里的趣事。

屏幕左下角时不时弹出消息,看到“小姐姐多大了”“哪个学院的”这些她觉得正常的提问,就一一回应;对于“夹子音真好听”“约吗”等消息,她会选择视而不见。

“大学生直播早就不是新鲜事了。”吴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学校好多同学都开直播,还常和异地的同学在直播间“连麦”互动。“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的‘吸粉’潜质,效果好的话,想当一名职业美妆博主。我一直都提醒自己注意在直播间的一言一行。”

回答网友提问差不多15分钟后,吴雪开始对着直播镜头试妆,推荐她认为平价好用的补妆气垫、口红色号、眼影。正讲得投入时,身后传来:“啊,走光了!说了多少次了,能不能别把摄像头对到我这边!”

吴雪扭头一看,原来是睡在对面铺的室友被直播镜头“框”了进去,刚才穿着睡裙下床的过程被暴露在直播画面中。

她向室友道歉后,本想继续刚才的美妆话题,却发现屏幕左下角弹出了“漂亮小姐姐腿好白”“你室友有男朋友吗”等令她感到不适的消息,只好赶紧“下播”。“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吴雪说。

2023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21岁的宁夏师范学院大学生博主马丽娜感觉自己遭遇了一场轻型“网暴”。

“也许是脑细胞被3个多小时的晚自习搞兴奋了。”那天晚上,她和3名室友在图书馆上自习到22点,回宿舍洗漱后没有睡觉,就开了直播轮番出镜,分享期末备考日常。4个小伙伴从期末考试复习重点聊到任课教师出题。直播持续了40分钟,直播间涌进200多次。

“xx课老师划期末重点了吗”“我预感x课要挂了,瑟瑟发抖”“姐妹,讲六级攻略呀”……根据评论区留言,她们判断观看者多数是回校同学,便逐一与大家回应、互动。

不一会儿,话题转到了2024年下半年即将面临的“考研还是考公考编”的抉择,马丽娜说自己想回老家某省会城市,并说:“学校这里还没通高铁,回家不方便,交友友好度不够高。”

顿时,直播间屏幕上陆续弹出20多条“酸”她的消息:“你咋不去北上广呢,那儿交通方便”“不就是x级x专业的马丽娜嘛”“上过同一节选修课,傲娇”……

“居然还‘扒’到我个人信息了,就赶紧把直播关了。”这场直播尴尬收场后,马丽娜在睡前发现,自己此前发布的30多条舞蹈、自拍、美食、旅游类短视频,被一一“光顾”,主页访客量增加了400多。她点开这些用户的账号主页看到,这些账号的IP地址和自己同城,定位也和自己同校。感到被“人肉”后,她赶紧将短视频账号设置为私密状态,将短视频内容设置为非好友不可见。

在江苏南通科技职业学院,短视频直播还给大学生“游戏+音乐”博主王梓瑞带来了寝室人际关系问题。

寝室里,只要没课,王梓瑞就宅在宿舍,白天录歌短视频,晚上开游戏直播。在30平方米的4人间宿舍,对于他的直播行为,只有一名室友包容度较高,另外两名室友,一个习惯早睡早起,一个喜欢安静阅读,都无法长期忍受王梓瑞每天制造出的鼠标点击声、键盘敲击声和“开黑”交流声。最近两个多月,那名爱阅读的室友每晚都去自习室躲清静,直到自习室锁门才回宿舍。对于给室友造成的困扰,王梓瑞很内疚,从去年12月起把唱歌录播场地改到了校内公园。

“打算考试结束后请大家‘搓一顿’,缓和关系。”王梓瑞说,“这学期,感觉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下学期开学前我会去学校附近找找租房,实在不行就搬出去住。”

在甘肃省,陇东学院学生杜逸轩和5名室友都热衷刷短视频。前不久,一个室友转发一条“女大学生弹钢琴”的短视频,他点开看到,该博主发布的上百条钢琴视频的短视频,都是将摄像头对准自己衣着“清凉”的上半身,在每首曲子结束后还会展示“A4腰”,做出撩头发和衣服的动作。“网友评论和直播间留言全是带挑逗性质的,根本和钢琴没关系,就是在‘打擦边球’。”杜逸轩说。

杜逸轩的同班女生曹扬扬喜欢刷有关国风穿搭的短视频。前不久,她看到一名自称“女大学生”的国风穿搭博主。该博主发布的短视频画面,很多时候背景是上铺下桌的宿舍环境,内容均系自拍,全脸被手机遮挡,对镜头展示不同款式的旗袍。对于这些服装,博主介绍有“纯欲风”“狐仙风”“露点风”,还称“+vx(加微信)”可私聊下单。“总在夜里11点至凌晨3点之间直播,也是在‘打视觉擦边球’。”曹扬扬说。

直播运营“画饼造梦”让人“上头”

22岁的常楠就读于宁夏大学,每月有1800元生活费。去年夏天,他想利用周末时间带女朋友跨省“特种兵旅行”,带着兼职赚路费的想法投身短视频直播。

“普通人如何拍出有流量、收益稳定月

当下,大学生已成为短视频博主中的一支庞大队伍,直播内容涉及课业学习、音乐、舞蹈、健身、游戏、美食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自2023年12月12日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整治短视频信息内容导向不良问题”专项行动以来,在一些短视频平台输入“大学生直播”关键词,已无法直接搜索到相关内容,但仍有大学生参与短视频直播时存在不当行为,仍有博主利用大学生的名义制作传播“软色情”信息、招募大学生参与低俗直播。



“大学生”直播乱象。

王聪/作 视觉中国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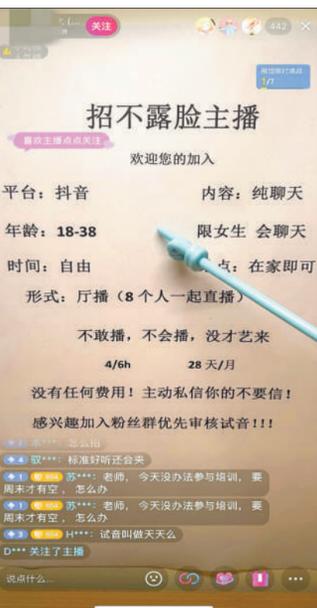
2023年11月25日,一名自称大学生的短视频博主向大学生网友分享自己如何零基础拍摄Vlog稳定收益月入过万元。



1月10日,一名男博主以“女网红高颜值”为噱头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间招募年轻女博主。



2023年8月6日,一名短视频博主以“普通大学生如何不花一分钱就能月入过万”为噱头,发布大学生博主招募信息。



1月11日,一名女博主通过某短视频平台招募18-38岁女声音博主,引导直播间观看者加入粉丝群“试音”。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网络截图



1月11日上午,一名自称学生身份的短视频博主在直播间实况直播打游戏。

入过万的生活Vlog?”“一边低成本生活,一边赚钱的感觉是真的爽!”“大学生如何做博主,我可太有发言权了。30万粉(丝)的学习教育博主,一条广告(广告)报价能到1.5万元”……常楠只在短视频平台搜索过一两次“大学生兼职”的关键词,这些广告就不停地推送到他眼前,“看多了就迷糊、上头,忍不住想试试”。

去年5月底,他私信联系了一名短视频运营博主,当时怕被骗、没敢签合同,只和对方面口头约定试播1个月。

“不会播也没关系,孵化运营博会教你思路。”常楠从零开始学做校园学习型博主,用半个月时间学习拍摄校园生活、学习日常,对着镜头分享考研复习心得,白天没课就拍校园日常生活,晚上就拉上室友一起拍搞笑日常,周末就和女朋友拍情侣甜蜜日常,其间还对标爆款账号,分析人设及粉丝画像、作品点赞比、发布时间、更新频率,“还要思考总结如何为自己营造学业、恋爱、社交三不误的人设”。

那个月,常楠为了“出片”,很多分镜头反复拍了四五遍,浏览量却很艰难破百,还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我相信大学生做短视频博主有成功的,但我不适合这条路,因为上学期综合绩点下滑,错过了保研机会。以后再不要轻易尝试直播了。”

如今,一些短视频平台还在发布广告,以隐晦的方式招募大学生博主,特别是女

大学生。

1月10日上午,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一处短视频平台刷到一条“招不露脸主播”的直播,在线观看账号数量有660多,直播页面显示:仅限招募18-38岁的女生,8个人一起纯聊天直播,每月播28天。博主还表示“后半夜3点都能播”。

当网友在直播间评论区留言询问“直播主要内容是什么”“免费吗”等问题时,该博主并不正面回答,却提醒网友“申请加入微信群,验证身份通过后再私聊”。

“跟我做主播,帮助负宅(债)女年底前实现宅(债)务清零,顺带提一台小汽车。”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看到,一名IP地址显示在湖北黄石的博主去年8月以来陆续发布多条“女大学生博主招募”短视频,并声称:在他的运作下,“新人主播在线人数300+,一场直播音浪四五万”。他甚至“喊话”当地某高校女生:“现在紧急招募20个女大学生,每天只需直播两小时,1个月播25天,可以拿到底薪1500元,没有礼物要求,只需要有比较好的形象。”

大学校园不能成为网络直播的“秀场”

短视频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去年3-6月,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艾楚君和该校五四精神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孙淑雅、马钰莹组成调研组,面向湖南、湖北、广东、山东、天津等省市的43所高校10305名全日制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开展了一次调研。

数据显示,这些被调研的大学生中,超四分之一的人每天看短视频的时长超两个小时,超半数人每天看短视频的时长超1.5小时。近半数人表示有“空闲时间就看”,观看时段特别集中在“中午或晚上睡觉前”,还表示“身边有人沉迷短视频”。

对于这些数据,四川轻化工大学教师柳青(化名)很有感触。她说:“自己讲课时俯身操作PPT,再次抬头时,就发现有学生竖着手机在拍短视频。在校园户外拍短视频或开直播的学生就更多了。”

柳青今年带的学生中,有一名粉丝近400万的“网红”。这名大学生的短视频“大号”发的都是唱歌短视频,“小号”则主要分享校园日常,夜间还开直播带货。短视频平台显示,截至目前,该学生的带货跟买人次近50万、已售件数71万余件。

在瞩目的带货业绩光环下,他却在上月月底通过短视频分享自己曾考了4次才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柳青通过该学生的短视频主页直播动态看到,近一年来,他每天都在开直播,开播时间在傍晚六七点到晚上八九点之间,时常到夜里12点多才下播。“有这样的直播频

率和时长,很难再有时间放到学习了。”柳青说。

“不可否认,短视频的形式迎合了大学生追求时尚的青春特征,内容满足了大学生多元化的认知需求,创作契合了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身份建构,传播强化了大学生虚实交互的社会特点。”艾楚君说。

“但其繁荣发展的背后,也有商业利益的驱动。”艾楚君提到,短视频平台形成了资本、流量和平台的利益闭环,创作者为了博取关注往往无所不用其极,“碎片化情境解构了价值认知,泛娱乐化的内容冲击了价值取向,无序化的生产创作影响了价值判断,‘去思维化’消解了价值理性,这些弊端影响着青年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塑造。”

“需要全社会用正确价值观来抵御泛娱乐化的侵蚀。”艾楚君认为,一方面,大学生要正确认识短视频的“两面性”,提高鉴别力,正确区分对错、是非和美丑,理性和有节制地使用短视频,抵制和远离低俗与缺乏价值内涵的短视频;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应积极防止大学生困于短视频的“信息茧房”,截留和阻推不适合大学生观看的短视频,比如,严格审查短视频平台入驻资格,对有“打擦边球”等行为的短视频博主实行禁入制度,清理取缔制造噱头、歪曲事实、以丑为荣、混淆是非、造谣虚假信息、诋毁英雄人物的短视频博主账号。

记者手记

□ 焦敏龙

警惕不良直播机构“黑手”伸向大学生博主

天直播4-6小时,声称“内容就是聊天,加粉丝群读两首诗,试音通过就能参与”,对于和谁聊天、聊什么内容,却含糊其辞;还有的短视频用户为了招募博主,直接向某校女大学生喊话称“有保底收入”“一年就能还债+买车”,要求每月直播25天、每天两小时。

但遗憾的是,还有一些短视频用户正以“兼职+保底收入”为诱饵,把“黑手”伸向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群体,诱导他们在直播间通过“打擦边球”来获得收益。

我看到,有的短视频用户发布“招不露脸主播”,要求仅限18-38岁女性、每

其间,男博主不时提醒直播间里的100多个在线观看用户“花米(钱)点歌即可看跳舞,点关注,送礼物”。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类似这样“打擦边球”的“软色情”直播账号,还有许多。

作为新兴产业的网络直播,开启了人们全新的网络社交方式。短视频博主通过孵化运营方(业内普遍称为MCN机构——记者注)加入直播公会(相当于经纪公司,主要负责招募、包装及培养主播),能获得更多“资源位”、活动报名等机会,MCN机构和直播公会将其孵化成功后,也能实现流量变现,这本是个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但近几年,一

些游走在短视频直播平台 and 博主之间的MCN机构及其直播公会,出现了种种不良经营行为,包括侵害权益、诈骗、色情诱导等。梳理一些案件可以看出,深陷其中的短视频博主特别是大学生博主,往往涉世不深,不能熟知劳动法、合同法及《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等法律知识,面临“诉累”。

相关部门须从严控按照《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等法律法规,整治打击不良直播公会吸收大学生等青年博主“打擦边球”现象,积极引导各方规范直播行为。大流量也要有正能量,才能让网络直播行业更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实习生 卢世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在直播中平衡学习与生活

1月9日,夜幕降临,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2020级传播学专业本科生兰飞结束了一天的实习工作。回到出租屋后,他打开电脑,登录一款短视频平台,进入某网游分区。

打起精神开播后,兰飞双眼紧盯着屏幕,脖颈不自觉地前伸,随着手指在键盘上秒速按下、抬起,游戏里的角色释放出各种招式。直播间页面显示网友观看数缓慢攀升,公屏上闪过“求代打”“是不是真的免费”等弹幕消息。

兰飞与直播结缘,始于上“大四”时。高考复读那年,面对学业压力,他选择自我排解——在一款线上音乐平台听主播讲故事。那年夏天,他开始尝试自己录音讲故事,通过投稿结识了那名主播,“后来得知,他还是一名直播经纪人”。

第二次高考结束后的暑假,兰飞跟着这名直播经纪人学主播话术、技巧,还注册成了一款线上音乐平台的语音主播。

因为声线条件好、嗓音浑厚,他获得了一些网友的认可。最热闹时,他主播一场声音类节目,同时在线观看数能破百。下播时段,还有热心网友发来催播消息。甚至有一名粉丝给兰飞留言表示,愿意无偿帮他当直播间“房管”,帮他招揽网友、禁言不当言论。

“有个平时不怎么活跃的粉丝,毫无征兆地在直播间刷了一个131元的‘极速跑车’。”兰飞记得,“礼物”被直播公会抽成后,他实际收到了78元。大一、大二那两年,他累计收到来自音乐平台1000多元的收益分红,“不在于钱多钱少,主要是感受到了外界对我的认可”。

因为一直在做语音直播,大学3年半的时光,兰飞未曾感到精神上的孤独。他喜欢在开播前从网上搜索准备一些正能量的故事和冷笑话,开播后能快速和网友“打开话匣子”。

他说,直播间就像一间精神“安全屋”,躲进去后不仅能短暂逃离当下、避免外界打扰,还能锻炼自己的口才与社交能力。

2021年11月他读大二时,学会了一款当时很火的网游。他手速快、能打“连招”,还打败过队友们却步的“深渊BOSS”。大家因此喊他“大神”。一年后,他自认为练出了一些水平,开始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打这款游戏。

兰飞的网游直播间主要是免费代打“深渊关卡”,规则是粉丝发弹幕排队,他按排队顺序逐一登录粉丝账号代打,粉丝还能在直播间实时围观代打全程。

如果一场网游直播的在线观看人次没破百,就意味着他的收入不超过20元,“网游直播只是一种娱乐方式,反正我晚上也有打游戏的习惯,不如让更多人看我怎么玩”。兰飞说。

“同质化比较严重。”兰飞是个短视频深度用户,习惯了每天刷一刷同款游戏的其他博主直播。他观察发现,大学生游戏博主人气普遍较低,很多人等新鲜感一过,就不玩了。

前不久,兰飞收到了一条私信——有网友找他有偿代打网游。但当时他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快到提交截止日期了,就没有答应,“必须要平衡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时间。我也只是把直播当成兴趣爱好,不能影响学习和找工作,这是底线”。

1月9日22点13分,兰飞带最后一名排队粉丝打完“关卡”,准备下播。下播前,他在公屏上和粉丝们说:“主播明天还得实习呢。”



2023年12月30日晚,贵州民族大学大学生兰飞结束了一天的实习工作,回到出租屋坐在电脑前开始游戏直播。实习生 卢世龙